
明史

明史卷二百八十六　　列傳一百三十七

汪元錫　潘塤　齊之鸞
孫懋　陳察　袁宗儒
汪珊　余珊　邢寰
許復禮　黃臣

汪元錫字天啓婺源人正德六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三遷都給事中數慷慨論事陝西鎮守中官廖鸞族子鎧已坐罪除名復冒功爲錦衣千户隨鸞於陝元錫偕同官争之謂鎧父鵬已亂中州不可使鎧復亂陝右乞徵還鸞寘鎧父子於理頃之以偏頭關之

捷録功太濫後偕同官言論功行賞宜止及近侍將士若太監張忠總兵官劉暉侍郎丁鳳及兵部尚書王瓊何功而賞之方寇之飽掠出塞也暉等逗遛班師云寇已遠遁及岢嵐奏功在暉等既入關之後而御史劉澄甫希勢要指狥私蔑公論以他將之功歸之加俸賫金又録其子何以服將帥之心哉瓊為本兵寇入白羊京師震動兩犯宣大殺掠人畜數千萬若以岢嵐為本兵之功則宣大失事獨非本兵罪乎奈何任其子以錦衣千戶請嚴加覆核并治澄甫罪御史石金等亦以為言皆不報湖廣鎮守太監杜甫

請巡歷所部帝許之元錫等及諸御史據祖制力爭且言所在悉有鎮守倘皆援以為例是甯不獨害一方且害天下帝亦不省是時帝為江彬所誘將遍遊塞上十二年八月車駕幸昌平遂至宣府且幸大同元錫初馳疏切諫既又與同官再疏請迴鑾嚴禁城守衛復言宣府守將朱振等皆扈從西巡萬一寇乘無備穿塞而入何以禦之請還本鎮軍馬防意外變已聞帝將選禁軍親征西海治部寇復偕諸臣極陳不可皆不納安遠侯柳文出鎮兩廣奏攜參隨七十餘人元錫乞覆所奏不許明年正月車駕還京以應

州之捷大賚文武群臣元錫等上言竊聞應州之役敵殺我邊民不可數計六軍之衆傷殘亦多較其得失殊相懸絕今君臣動色交賀而軍民係於賊庭南向號哭曾不念及臣等更受尚方之賜其何忍乎旣而中官以納粟都指揮馬昊守備儀真後遣内官二人分守潼關山海關而駕又幸薊州遵化至大喜峯口欲招致三衛酋化當把兒孫納質晏勞元錫等皆抗章諫疏並留中又明年七月帝將親征宸濠元錫言京師虛弱根本足慮而賊黨又所在布置萬一遣奇以掩不備其將若何且天下知陛下而已威武大

將軍鎮國公之稱知為誰也順逆之理貴先正名名既不正奸心愈啓今諸將各已進兵若授以方略則諸臣之功即陛下功也何必親屈萬乘之尊哉車駕南征未半道宸濠已就執元錫偕六科馳疏言今大江南北歲災民困六師在遠日費萬金有司征科剥膚及髓苟師久不解內變必生乞鑾輿速旋以消釁禍十五年二月帝在南京元錫等以宣府有警懇請還蹕爭復上言陛下巡幸南都踰年不返扈從軍馬供億之費累及四方陛下不及知也使隸旁午驛路騷然長吏懼譴多自引决陛下不及知也奸宄之徒

詐為官校侵凌有司虐取財物陛下不及知也軍士遠征妻孥隔越不習風土多死道傍陛下不及知也少女娶婦充牣離宮苦雨淒風多成怨曠陛下不及知也陛下不以宗社為重專事逸遊而欲望長保天下有是理哉八月再疏以請皆不報明年二月中言以內官毘進楊保分守蘭州肅州元錫等極言二州逼近強寇不可增設官守貽累軍民群小不悅言其繕疏不謹矯旨責之亡何詔改圍營西官廳為威武團練營以朱彬朱泰等提督之別擇地為團營教場元錫謂拓地則妨居以興工則費財力以鞠是自將

之軍而彬等槩以提分則僭名分與部科諸臣及御史張仲賢等力言之不從會帝崩乃已世宗即位疏言都督郤永以不附江彬被訐下獄宜釋而用之錦衣都指揮郭蕪等十人皆逆彬黨宜下獄治咸報可張銳許泰係獄帝忽宥其死元錫抗疏爭不聽累遷至太僕卿嘉靖六年李福達獄起法司大臣皆下吏元錫不能平稍有後言聞於張璁遂并下獄奪職家居十二年用吏部薦起故官歷戶部左右侍郎致仕卒

潘塤字伯和山陽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

性剛决彈劾無所避七年五月疏言右都御史王鼎屢被劾不當留南京兵部尚書劉機已廢不當復用而御史陳祥劉大謨亦交章劾昂鼎竟罷去未幾頃以都城劫盜盛行請倣周禮修閭氏之職使閭有障互行夜擊柝什伍進補比其賞罰而遣使臣問民疾若自監司以下察其病民者去之以除盜源又言盜所以興亦風俗有以致之自逆瑾竊柄官方大壞士大夫不畏清議賄賂滋章廉恥道喪恬之蚩蚩如之何不奸且盜也陛下欲表正風俗宜旌舉廉節振飭綱維辨賢否別功罪所宰執秉持臺諫司察風俗廉

乎其少變章下所司係定巡撫都御史寗杲天津督兵都御史陳天祥居官貪暴頊與御史于鏊劾之詔俱召還及頊奉命覈功勘上杲及都指揮江彬指揮張銘妄殺冒功狀詔但奪彬銘俸一年杲竟不問乾清宮災頊上疏曰陛下淮作九年於茲治效未臻災禍迭見天鳴日晦星變鼓妖地震河邊戎興盜起天之所以警戒者至矣而陛下玩愒日甚恐懼無聞天怒不休禍及宮壼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也臣願陛下非安宅不居非大道不由非正人不親非儒術不崇非大閱不觀兵非執法不成獄非骨肉之親不予

政事非汗馬之勞不濫爵賞早朝晏罷齋出深居閑
武戲豫於郊怠忽於廟如是而災祲不消休嘉不集
未之有也又曰聞陛下好戲謔矣臣以為入而內庭
琴瑟鼓鐘人倫至樂不必避離宮以為權狎群小以
為快也出而外庭華裔一統莫非臣妾不必收朝官
為私人集遠人為勇士也聞陛下好佛矣臣以為南
郊有天地太廟有祖宗錫祉迎庥佛於何有耆僧可
遂而度僧可止也聞陛下好勇好貨好土木矣臣以
為誅奸遏亂大勇也不須馳馬試劍以自勞三軍六
師大武也不須選將巡軍以自擁任土作貢皇居渠

為欄閣駢闐內節安肖阿房壯麗古以為金塊珠礫也況養豹寺金碧熒煌古以為塗膏釁血也況供佛寺是數者之好皆可已而不已者也疏入報聞十一年正月上言陛下始者血氣未定禮度或踰今春秋已盛更弦易轍此其時也昔太甲居桐處仁遷義不失中興漢武下輪臺之詔年已七十猶為令主況陛下過未浮於太甲悔又早於武帝何憚不可蓋何治不可建乎踰月復奏言邇聞西安門外居民數千家奔走號泣謂朝廷將毀其廬舍有所興作或言欲添設教場或謂欲創造私第此必左右近倖熒惑聖心

非陛下本意也請急止其役御史熊相曹雷等亦言之皆不報三遷至兵科都給事中右都督毛倫以附逆瑾論死削其世廕而倫嘗有德於錢寧至是倫子夤緣復襲塤等力爭寧從中主之竟寢其奏是時兵部尚書王瓊納交近倖動多違戾每爲塤所駁正瓊大恨忽中旨命塤與吏科都給事中呂經各進一階外調舉朝大駭給事中邵錫御史王金等交章請留不報遂添註塤開州同知嘉靖七年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時潞城巨賊陳卿據青羊山爲亂山西巡撫江潮以討賊無功罷都御史常道繼之亦屢敗

帝以爲憂朝臣議勦撫久未決守臣屢招之賊屢以壓詞應大學士楊一淸等極言撫議非是乃勅河間總兵官魯綱山東副使牛鸞督兵協討以常道兼制之撫賞格甚厚御史蔣暘論道不能辨賊請以璜代并薦河南副使翟璜山西僉事陳大綱帝從之勅璜會勦璜聞命馳至黎城謀於道曰賊負固守險難以陣合須諸路夾攻出不意奪其險乃可禽也遂分兵五哨取三路入募土人爲導首攻奪井脳賊悉衆爭險官軍奮擊大破之追奔至莎草嶺燬安陽諸巢鸞以山東兵由潞城入破賊鐸于李莊泉其夕璜分兵夜

發賊擒卿巢卿力戰不敵遂遁瓚麾所部追及卿于梁莊山又追之神河再敗之大網又以山西兵自北蹙賊賊黨先後降者二千三百餘人家口俱為山東兵所得於是分兵搜諸賊巢斬獲略盡賊遂平是役也自進兵至賊滅二十九日道及網所部兵尚未至也捷聞帝喜甚將行大賚遣給事中夏言往核未報明年三月河南諸府大饑所司請賑瓚駁勘不以時發由是怨聲大起河南知府范鏓不待報輒開倉發粟民德而頌之流聞禁中帝切責戶部并責撫按歷奏災火瓚惶恐引罪且歸罪於鏓遂為給事中蔡經等

所致詔罷瓚承不叙周既而言聶上平賊功以瓚爲首會挂善惡之抑其功不錄但賚銀幣年八十七卒

齊之鸞字瑞卿桐城人正德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疏劾三邊總督陳天祥爲御史時嘗受饋及爲副使嘗濫殺宜賜罷黜不從十一年冬帝將於京城西偏置肆之鸞上言近聞有花酒鋪之設人言籍籍或云車駕將臨幸或云朝廷實收其息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乃至競錐刀之利如倡優館舍于應州奏捷帝降勅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勤勞有功宜特加公爵制下舉朝大駭之鸞

偕同官諫曰自古天子亦有親臨戰陣勘定禍亂者成功之後不過南面受賀勒之金石播之歌頌已耳未有加爵酬勞如今日之顛倒者不知陛下何所取義為此不祥之舉以駭天下之耳目貽百世之譏笑也未幾請召還編修王思給事中張原陳鼎御史周廣高公韶李隱徐文華李穩施儒劉寓生僉事韓邦奇評事羅僑皆不聽時車駕巡邊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以去就爭之駕偕同官言三臣居師保之重身係安危遁者先後稱疾今六飛臨邊踰月矣宗廟社稷百官萬姓寄空城之中人心危疑幾務叢積猶

復社門以求安去居守之事將誰是托萬一事起倉卒大疑無所取決至於憒敗三臣將何辭以謝天下乞陛下以社稷為重亟返宸居與大臣共圖政理御史李潤等亦奏之卒不省之鸞再遷兵科左給事中中官馬永成死詔授其家九十餘人官之鸞上言永成貴顯用事十有餘年兄弟子姪皆都高爵美官而其儕趙亨復為陳乞將及百人不知永成何功而非分之恩濫無紀極如此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十四年三月帝將南巡舉朝憂懼之鸞偕六科諸臣御史楊秉中偕十三道諸臣交章力諫章入二日未報之

鸞等不知所出乃相率伏闕俟命自辰至申帝令中官傳諭乃退明日託疾免朝欲以為之鸞等罪會諸曹黃鞏等聯章力諫乃止不行宸濠反張忠許泰等南征命之鸞借左給事中視饋從軍紀功未至而賊已滅群小忌王守仁詣毀百端之鸞力白其誣忠泰廣搜逆黨株引無辜甚衆之鸞多所開釋且請蠲田租停力役寬逋貢帝頗採納之鸞初冒徐姓至是始復焉世宗踐阼首言陛下入自藩國纘承丕基正人心望治之日然內外臣工方翫愒於久安祖宗法制悉紛更於群小今日補救之道惟在先定聖志次賡

言以屏其有濟先朝元老今雖已去顧其根據盤互
連蔓滋多猶恐巧相營結或邀定策之賞或假迎扈
之勞以取憐固寵天下事豈堪若輩更壞臣以是懼
聖志之未定也今之言者久適於權奸蔽抑之餘而
欲味其忠鯁遺憤之氣必有不顧忌諱至於逆耳者
此在嘉納而優容之若稍或抑裁則小人又乘之以
讐害忠直言路一塞不可復開大爲新政之累矣臣
是以又懼言者之過激也更乞陛下獨秉乾斷文武
大臣之不肖及非軍功冒封拜者即賜罷黜優褒先
朝被俾諸奸寘之於辟舉遷年紛更變亂之政盡返

其初廢中興之烈爲章章也帝嘉納之又勅許泰及
兵部尚書王憲二人竟獲譴其秋大計京官惡長鸞
者中之謫崇德丞累遷寧夏僉事道中見饑民採蓬
子爲食惻然傷之因爲二封一進於帝一以貽閣臣
請發粟賑貸且言時事可憂者三可惜者四語極愷
切帝付之所司時方大修邊墻命之鸞董役巡撫劉
東皐稱其能舉以自代歷河南山東副使召爲順天
府丞會盜發其地留故任鎭撫尋擢河南按察使卒
官之鸞居諫職最號敢言及出所居官皆有聲
孫懋字德夫慈谿人正德六年進士授蒲城知縣擢

南京吏科給事中樊襄介伉直言事不顧利害十一
年御史張經寧波知府程唐皆以忤奄人被逮樊偕
同官抗章論救織造太監史宣誣奏管廠主事王鑾
沛縣知縣胡守約俱下詔獄樊復疏言宣貪橫無忌
所至肆毒妄言御賜黃棍聽撻死官吏勿問已脅主
簿孫錦杖舡戶孫富死矣今又敢誣劾守職之臣違
朝廷申嚴禁令役夫皆有定數而宣首犯之乞治宣
遣抗罪還鑾守約故任未幾復偕同官上言臣等屢
有建白不擇可否一槩留中萬一奸人陰結黨類公行
阻遏朝有大事陛下不聞大臣不知其禍可勝言哉

夫偏聽獨任秦隋所以致敗亡願用此為鑒戒皆不報
南京刑部侍郎藍章出理兩淮鹽法頗招物議歷等
合疏糾之章竟罷去南京太僕少卿馬陟以夤緣得
改北御史徐文華以建議廟享削籍歷請罷陟留文
華不聽明年率同官上言遊畋射獵有馳突傾械之
勞今備位尚虛而留情逐獸非所以愛身也宜還居
内寢養和平之福比來每月視朝不過再三比退已
逼昏暮致上下間絕奸宄易生又每遇經筵輒聞報
罷乞自今御朝悉復常儀日臨講筵因延見儒臣切
劘治道元臣宿望如謝遷韓文孫交等天下皆冀其

後月言事還補如給事中孫原御史周廣高公韶編
修王思等並古之遺直均宜還之朝廷諸邊巡撫乞
慎擇簡備他日本兵之選邊兵久留禁中致關塞空
虛京儲耗竭當速還之本鎮錦衣帶俸武官內府冗
食工匠加祖宗時數倍祈盡行斥汰不報江彬導帝
巡幸塞上懋上言彬素梟桀志懷險邪自知罪盈惡
稔公議難容乃挾至尊遠出居庸無大臣一人保護
陛下獨處沙漠殆將半載兩宮違養郊廟不祀四方
災異迭見盜賊蜂起留彬一日為宗社一日憂乞立
寘重典雪神人之憤當是時帝厭棄萬幾中外章奏

率不省視故凡切摩王闕者往往得無罪苟一觸權倖則禍立至疏上人皆為楚危而彬方日夜侍帝娛樂竟亦不之見也十三年正月疏請回鑾既而車駕甫還復出遊塞上楚又切諫明年偕同官馳疏諫帝南幸皆不報宸濠反帝親征至南都楚言王守仁已擒元惡而張永欲奪其功守仁以故引疾望陛下鑒其忠勤急定功賞既而駕留南都踰歲江彬日導帝夜遊禁御蹀躞而宸濠暨其黨錯繫諸司者數百人乘機思逞楚憂之率同官請還蹕至於再三已又伏闕下皆不省彬生日衆邀楚往賀楚曰吾抗疏欲殺

之而賀其生乎卒不往彬雖感甚而楚所守亮絜士大夫稱之無間言彬亦不能害世宗即位疏薦建言死諫諸臣周廣范輅陳鼎王思張原徐文華李中舒芬黄鞏張衍瑞姜龍孫鳳陸偉夏良勝萬潮林大輅蔣山卿陳九川周叙巴思明等皆召用既論南京祭酒陳霽太常卿張道榮皆不協士望二人亦遂罷未幾言大學士謝遷尚書韓文雖奉詔起用猶待鈇推補今遷年踰七旬文踰八袠人壽幾何將恐無及乞倣宋文彥博故事起之朝端不煩職務遇大禮大政時令參預必有裨益新政帝雖善之而不能用

出為廣東参議遷副使嘉靖四年有錦衣官校偵事廣東懋與按察使張祜疑其偽執之事聞逮下詔獄謫藤縣典史累遷至廣西右布政使入為應天府尹坐所進鄉試錄忤旨致仕

陳察字原習常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南昌推官正德初拜南京御史尋改北劉瑾既誅武宗猶不親政日與群小戲樂察偕同官請務講學節嗜欲勤早朝語殊切直以養親歸家居九年始還朝會帝將親征宸濠察諫曰聖王舉事計出萬全陛下當此變故但宜深悟既往之愆亟下罪己之詔誕告多方撫安

黎庶期於罪人斯得已耳不宜遠遺宗社丕萬乘之
尊躬一將之任也借使一舉蕩平亦未足為帝王之
神武如其不爾損重實多今儲貳未建人心易搖誠
恐奸宄生心外寇乘釁陛下進未必勝退有内憂其
為患禍尤未易量乞陛下靜思深省柔納臣言疏入
忤旨奪俸一年且諭群臣更有諫者必置極典俄巡
按雲南值彌勒州十八砦夷酋阿勿等為亂與巡撫
何孟春協謀討平之以功增秩馳疏請早定國本建
樹親賢以消窺伺不報世宗即位疏言金齒騰衝地
極邊徼既統以巡撫總兵又有監司守備分轄無事

鎮守中官復行冀理因劾太監劉玉都督沐崧罪詔並罷還還朝言興獻帝不當加皇號嘉靖初出按四川請罷鎮守中貴不聽帝之議鞫楊言也落其二指察在側不勝痛大呼曰臣察願以不肖軀易言命鉞不忍言獨死諸大臣皆愕帝亦目攝之察不為動退復具疏申理且請下王邦奇於獄當是時直聲震朝廷帝雖不用其言亦不罪也巡視京營與給事中王科極陳武定侯郭勛貪橫狀不報以久次擢南京太僕少卿疏辯因薦前給事中劉世揚等二十餘人宜召用帝怒責以市恩要名貶遠方雜職給事中王俊

民鄭一鵬交章論琛皆奪俸寀補海陽教諭累遷山西左布政使入為光祿卿十二年以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居二年乞休因薦前都御史萬鏜大理卿董天錫等十四人可用吏部請從其言帝奪部臣俸而責琛狥私妄舉令對狀竟斥為民琛性淳樸居官潔廉既歸敝衣糲食取給而已弟寀進士南京國子祭酒
袁宗儒字醇夫雄縣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御史巡視陝西茶馬按浙江河南皆有聲十二年冬帝在大同會當郊祀已命回鑾既復中止宗儒率同官力諫不報明年夏孝貞純皇后將葬帝還京宗儒等上言去年

大駕出關災異迭出滁州產牛八足淮安九龍並見江西黑氣瞑闇四川白虹繞日近又大風拔孝陵松柏雷火焚獻陵明樓天意以地震星變不足示警故出非常之災以悟陛下也陛下宜躬親庶政日御講筵勤兩宮之定省躬廟社之祭祀汰冗官損冗食罷皇店遣邊兵庶幾可弭變而塞災亡何武宗自稱威武大將軍將巡遊天下宗儒從率同官諫曰陛下近年以來屢動因念逸樂自恣北幸昌平南幸海子西幸宣大東幸漁陽或旬月或半年今又直抵榆林寧夏甘肅將及河南山東山西以至江南則是車轍馬

跡遍於海內田壟之期殆未可以歲月計也今天下
府庫皆空公私交匱水旱相仍賦役日重困苦流離
怨咨思亂者所在皆是不翻然悔悟設有不逞之徒
一旦倡亂將何以禦之皆不報擢大理寺丞嘉靖二
年與廷臣伏闕爭大禮廷杖幾斃進右少卿襄府承
奉郡寧與襄陽王祐槐互訐宗儒偕中官及錦衣指
揮往勘寧等皆獲罪五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宗儒疏辭三品乃改右僉都御史芒部沙保叛宗儒
統貴州之師與四川巡撫王廷相合力進討禽斬三
百餘人招降夷羅千計以功受賚土酋主阿藤作亂

討平之七年春桂萼爲吏部去留天下巡撫官議宗
儒改調遂解職歸十年以故官起撫鄖陽未幾改山
東歷城章丘有田久廢爲沮洳宗儒令鑿渠洩其水
遂成上腴十二年部內大饑寧海知州沈鈊文登知
縣楊鏜賑濟無術饑民多死帝以宗儒不能覺察罷
歸已而言官會薦召爲左副都御史歷戶部左右侍
郎世宗奉承天宗儒扈蹕甫旋京師卒宗儒守官廉
臨事持正不肯委隨有稱於士大夫間
汪珊字德聲貴池人正德六年進士歷南京御史嘗
陳時政五事其一言國初近侍有常員無黍預聞外

軍機者今邊關要地皆羅布若屬將領効於積威士卒苦其朘削王章不行三軍喪志宜令撫按糾察獲害人者罪之不報父喪除改北南京御史林有年以諫迎活佛逮詔獄珊申救之乞假歸世宗即位起按福建先是福州衛卒曹宗德等謀亂指揮陳傑陰主之糾三衛卒圍布政使伍符官署符子及經歷顏玉備極挫辱守臣募兵擊之僅斬二人餘遁去傑止坐守備不設律謫戍至是珊捕獲宗德等發傑縱賊搆亂狀並論死嘉靖元年七月疏陳十漸略言陛下初即位天下忻然庶幾至治邇來漸不如初初每事獨

斷令戚里左右或得潛移陰奪一也初每事皆訪大臣令禮貌雖隆而實意日疎二也初罷諸不經淫祠令乃稍稍議復三也初屏絕玩好令教坊諸司或得以新聲巧伎進四也初日覽章奏令或忽置不省輒令左右可否五也初釐革冗食冗費令騰驤勇士不行覈實御馬實數不得稽察六也初裁革錦衣冒濫令大臣近侍以迎立授世廕舊邸旗校盡補親軍七也初中官有罪懲以成法令犯者多貸死舉朝爭之不得八也初中官有過不復任用令鎮守守備稍稍營求易置俾門復啓九也初納諫如流令政事不便

者甞官論奏直曰有旨所謂訑訑拒人十也章下所司二年出為河南副使累遷陜西左布政使十一年以右副都御史廵撫湖廣明年四川廵撫宋滄引疾乞休未報徑歸至荆州卒珊上其事為請恤忤旨落職閒住家居三年用應天廵撫侯位薦以故官撫貴州先是都匀苗酋王阿向據凱口囤為亂前廵撫陳克宅破斬之至是向黨王聰楊兔等復叛地絶險立弩樓砲石以守官軍攻之不克珊檄宣慰使安萬銓兵至以都指揮朱文佐之集囤下者三萬人遂斬兔等聰潰圍出亦被執已而賊首王稭復入據之旋就

擢珊晉秩賜金入爲南京大理卿旋改戶部右侍郎
致仕
余珊字德輝桐城人正德三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
八年庶吉士許成名等罷教習留翰林者十七人珊
以爲濫疏論之語侵內閣忤旨不納明年乾清宮災
疏陳弊政極言義子西僧之弊巡鹽長蘆屬所部多
災傷請招集流移優與賑濟又極陳竈丁及民戶之
困乞蠲逋寬征帝並從之尋以發奄璫奸利事爲所
誣械繫詔獄謫安陸判官移知澧州世宗立擢江西
僉事討平梅花峒大盜遷四川副使備兵威茂嘉靖

四年二月應詔疏陳十漸其略曰陛下有堯舜湯武之資而無稷契伊周之佐致時事漸不克終者有十一紀綱漸頹正德間逆瑾專權假于亂政不知紀綱爲何物矣幸陛下起而振之未幾何時而事樂因循政多苟簡名實乖謬宮府異同紛拏泄沓委靡駘銜以爲在朝廷而不在朝廷以爲在宮省而不在宮省遂致天子以其心爲心百官萬民亦各以其心爲心此紀綱之頹其漸一也二風俗漸壞正德間士大夫寡廉鮮恥趨附權門蕩然無復士氣矣幸陛下起而作之乃今則前日之去者復來來者不去自失浮沉

一世之人權掌銓衡者取軟美脂常重富貴薄名檢者列之有位致諛佞風生燕恥道薄甚者侯伯專斜彈罷職議禮樂市門復開賈販仍舊此風俗之壞其漸二也三國勢漸輕正德間國柄下移王靈不振是以有安化南昌之變賴陛下起而整肅之乃塞上戍卒近益驕恣囊殺許巡撫而姑息頃遂殺張巡撫而效尤囊縛賈恭將以立威近又縛桂總兵而報怨致榆關妖賊效之而戕主事北邊庫吏倣之而賊縣官此非陛下不能端本建極也特惑鄙儒姑息之謬牽俗吏權宜之許遂使號令不出於廟堂而出於二三戍

辛長口此國勢之衰其漸三也四外夷漸熾自逆瑾
以來以苞苴易將帥故邊防盡壞賴陛下起而申嚴
之然積弊已久未能驟復今朵顏跼蹐於遼海虜戎
跳梁於西川北狄蹂躪於沙漠兇勢方張而食肉之
徒不能早見預料亟求制馭之方乃假鎮靜之虛名
掩無能之實跡甚且詐飾提功濫邀賞賚虛張勞伐
峻取官階而塞上之多事日甚此外夷之熾其漸四
也五邦本漸搖自逆誅以來盡天下之脂膏輸入權
貴之室是以有劉趙臨鄙之亂賴陛下起而保護之
乃近年以來黃紙蠲放白紙催徵額外之欲下及雞

豚織造之需句為商賈江淮母子相食兗豫盜賊橫行川陝湖貴疲於供餉田野嗷嗷無復樂生之心矣此邦本之搖其漸五也六人才漸彫正德朝衣冠縈禍家國幾空幸陛下起而收錄之乃未幾而狂瞽之言一鳴擯斥者猶謫遷外任今或編配遐荒者猶禁錮終身今至箠死殿陛蓋自呂柟鄒守益等去而殿閣空顧清汪俊等去而部寺空張原胡瓊等死而言路空間有一二忠直之士又為權奸排擠而遠之俾不通致陛下耳貴目壅忽不自知其在鮑魚之肆矣此凡才之彫其漸六也七言路漸塞正德朝奸邪迭

進讜諫我聞幸陛下起而開通之顏閔時未久而比
風發見降心未懲其憤逆耳式動諸類不勸說而折
人以言即聽度而虞人以詐朝進一封暮投千里甚
至三木囊頭九泉含泣此言路之塞其漸七也八邪
正漸消正德朝忠賢排斥天下幾危賴陛下起而主
持之豈期一轉瞬間儉邪投隙而起飾六藝以文姦
言假周官而奪漢政堅白異同模棱兩可是蓋大姦
似忠大詐似信王莽匿情於下士之日安石垢面於
入相之初雖有聖哲誰其辨之臣恐正不敵邪群陰
日盛此邪正之消其漸八也九君臣漸睽正德之世

大臣日疎小人日親致政事舛亂賴陛下紹統堂廉
復親乃自大禮議起凡偶失聖意者譴謫之鞭笞之
流竄之必一網盡焉而後已由是小人窺伺巧發奇
中以投主好以弋功名陛下既用先入為主順之無
不合逆之無不怒由是大臣顧望小臣畏懦上下乖
戾寢成睽孤而泰交之風息矣此君臣之睽其漸九
也十災異漸臻正德之世天鳴地震物怪人妖無
虛歲賴陛下紹統此異始除乃頃歲以來雨雹殺禽
獸雷風拔樹屋頹人產子兩頭無極晝晦如夜四方
旱潦奏報不絕曾何異正德之季乎且京師陰霾之

氣臬薄蔽陽白晝冥冥罕有暉采尤為可畏此災異
之臻其漸十也此十者天子有一無以保四海陛下
聖明何以致此無乃輔弼召之與竊見今日之為輔
弼第一人者徒以奸佞伴食怙恩致上激天變下召
民災中央物望臣逆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而陛下
乃信任之不至於魚爛不已願亟去其人更求才兼
文武如前大學士楊一清老成厚重如今大學士石
珤者亟置左右庶幾政可除天下可治臣又聞獻皇
帝在位時好賢下士容物恕人天下所共知也今議
禮諸臣一言未合輒以悖逆加之謫配死徙朝寧為

空此豈獻皇帝意乎苟非其意雖尊以天子養以天下無當也陛下何不起而用之使駿奔清廟以慰獻皇帝在天之靈哉疏反覆萬四千言最為愷切帝不能用但付所司而已璠律己清嚴居官威惠並施民𢦏畏服外艱歸士民祀之名宦後副使胡東臯謁祠獨顧璠嘆曰此吾師也服闋以故官涖廣東終四川按察使

邢寰字伯宇黄梅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南京給事中服闋起刑科給事中劾太常少卿趙繼宗進非正途不尚佐貳三禮大理丞李廷梧浙江副使謝琛前為

御衆以瀆奏不當仍黜免裳尋劾右通政張龍奸貪宜罷多格不行十三年累遷吏科都給事中是時帝幸大同久而不返裳等因聖節懇請迴鑾既而以旨牲郊祀連疏力請明年正月帝在太原兩更郊祀期裳等力言非禮請速還京舉行皆不報踰月駕旋裳偕六科上言陛下去秋西巡越七月而返幸畢郊禋之禮然朝議久輟大政未宣百官無所承式望時出御朝并發去冬以來留中章奏一一批答以示維新之政帝亦不省尋有詔欲躬往泰山進香祈福裳率同官上言我祖宗艱難創業尊民以正防民以禮

凡師巫邪說咸有厲禁乃陛下崇奉幻教既建寺於禁中又迎佛於域外廣起偽迹大滋民惑致京師燒香者日衆陛下亟自反以正之猶恐其晚奈何復導之使從也泰山秩比諸侯何必屈萬乘之尊自同民庶且車駕遠臨千艘萬騎耗費無極今南北西畿頻年水旱民不聊生萬一奸民倡變驚犯屬車又或禁旅遠出北虜乘虛而入將何以為計去秋車駕在邊章奏停閣百務廢弛今巡遊更遠道路往返動經半年壅滯日久必生他變可不為深慮哉至於降天子之尊自制於臣工濫號不經事同戲劇無不可之大

者龍帝嘉納居五日偕諸臣伏闕固爭帝遣人慰諭
始退畢真之保宸濠孝行也寰疏敗之事方寢而宸
濠遂反帝假親征南幸寰等以賊已破咸奏乞迴鑾
明年郊祭逾期復馳疏請皆不報世宗即位之次月
日精門災會時方憂旱寰請修舉實政已疏言故侍
郎王儼都御史范鏞御史胡節張璞張經王相等幽
忠未恤罷職御史宋建成文副使楊儒戴書等直節
未褒宜加恤錄又言鴻臚序班海宗道太醫院使李
宗周貪穢奪情宗道又傳陞寺丞宗周亦無功廕子
皆不孝之大者宜加褫奪又言御藥房供事通政使

鄭宏太醫院使吳鉞鄭通任好古沈邦治吳傑朱佑等皆傳奉得官及武宗不豫諸人妄進藥餌遂致晏駕當致之典刑又言牙牌惟常朝官得用正德間官以傳乞而遷牌以夤緣而得宜賜璽書皆報可寰居諫垣十餘年號為盡職竟坐微罪謫廣德州判官再遷南昌知府有善政比卒百姓哀悼爭執紼送其喪

許復禮字稱仁東安人正德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十年山東河南大發民治河湖廣四川方採木、復禮言四方屢告災役乃驅瘡痍愁苦之民就

版築斧斤之役宜勤所司均其勞佚撫之以恩防之以法用戒不虞初順天永平二府止按丁課役無地畝之徵弘治間巡撫洪鐘始令計畝出銀為軍用自是小民頗困役糧乞仍舊制十三年福州兵變又言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今四方兵荒人心搖動實可慮憂乞勅天下巡撫諸臣凡不急之工役無名之歲辦非分之科擾悉行停革以鎮靜人心事皆報可是時武宗數出遊幸役糧委偕同官疏諫咸不省明年以漕運不如期命役糧督之劾總督臧鳳總兵官顧仕隆以下數十人漕政為肅世宗嗣位詔治錢寧江彬

宸濠之黨詿誤繋獄者甚衆會暑雨疫作徵禮與御史陳克宅以為言於是無辜得釋者二百四十四人先是江彬建鎮國府西安門外建新房於西市又建行宮宣府皆奪民居為之其他逆黨第宅莊田率借傳諭制徵禮請盡撤毀以其地還之民未幾論烏思藏迎佛中官劉允請致之重典時中官黃錦懇高唐州判官金坡於是連逮者五百人徵禮請止逮拔餘黨勿窮治帝多從之許泰之宥死謫戍王瓊之改戍近地及廖鵬廖鑾王獻齊佐李琮神周之停刑徵禮等皆極言不可弗聽歷兵科都給事中嘉靖二年錦衣

革職千戶王邦奇賣緣求復復禮偕同官上言新詔沙汰先朝冒濫官比陛下第一美政邦奇乃巧辨求復甄凡七上無所畏忌自非依憑城社倚恃錢神何敢乃爾乞勅法司逮問爲小人倖進者戒帝雖是其言邦奇亦竟不罪頃之錦衣指揮孫應奎以威畹得襲職復禮等言應奎既無軍功且嘗降級正德中賣緣復職不當准其襲乃命襲千戶復禮在垣中數有論諫時議稱之尋遷河南參政致仕

黄臣字伯鄰濟陽人正德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尚書王瓊欲傾都御史彭澤命臣往甘肅

按其事比還無所劾璦愍調外任會丁憂未及調而
世宗踐作復故官嘉靖二年春都察院請遣御史巡
鹽而誤於批荅臣封還原降言我朝設立內閣處以
文學之臣凡百章奏俱先付票擬令內閣失代言之
職中官肆專擅之奸漸不可長又兵部題錦衣衛缺
官而所簡用四人姓名竟從中出群情駭愕夫錦衣
掌印僉書於武職最顯要今乃不令內閣與聞即有
軍國之重事機密夜半宮中出片紙閣臣何從與
賓言官何從執奏往者逆瑾常以此誤先朝陛下可
不深為鑒耶疏入改批如制四年疏劾南京工部尚

書懷雍瘍乞休去內官監太監崔文以清寧宮工竣為匠役百五十人乞官御用監太監黃錦請遣內臣抽分蕪湖龍江諸廠竹木臣皆抗疏切諫不聽累遷工科都給事中明年真人張彥頨以府第被災請更建帝命中官吳猷督有司作之臣上言頃趙秦崇三府災第詔所司估計未嘗輕營土木誠愛民節用至意也今彥頨一請輒煩有司且遣中官往督陛下優假彥頨何至乃出諸王之上昔樂巴噀水救火而成都火滅今彥頨不能自救其災將焉用之請罷遣內臣便不從出為山西副使三遷至陝西左布政使十三

年就選巡撫右副都御史合鄖陽巡撫王學夔四川巡撫潘鑑兵討平肇昌大盜馬與增秩賜金幣十五年清理淮浙山東長蘆鹽政時鹺務委吏邊儲中納貴戚內臣規為利藪臣雖清介自持終不能大有釐革會大學士張孚敬里居役人建寶綸樓朝闕亭多侵民地鄉人大怒推官李夢祥稍抗之大忤孚敬而御史周汝員行部至又頗裁抑其家孚敬怒遂劾汝員為夢祥報仇且訐其他受賄事詔解汝員任命臣與浙閩兩司共覈之未幾孚敬卒其事寢解臣固委疏乞休帝以臣奉命數年迄無成劾勒致仕臣解組

歸行橐蕭然家居久之卒

論曰武宗溺於愉淫政體墮諫官固宜以觸釁受禍然骨鯁之士亦或幸而獲全則以性尚寬柔而中少忮忌也嘉靖初服群仰更新而奸回害正罰不蔽辜臺諫憤鬱之氣曾未見少舒焉嗚呼士生於正嘉之際志切願忠殆亦極難耳

明史卷二百八十七　列傳一百三十八

羅欽順　呂柟　何瑭

張邦奇　族父時徹　余祐　崔銑

韓邦奇　弟邦靖　馬理　金賁亨　子立愛　立敬　立相

黃佐　魯邦彥　徐養相

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以進士高第授翰林編修遷南京國子司業與祭酒章懋務以實行造士六館翕然嚮風奉親歸因乞侍養吏部不為請及劉瑾擅政坐欽順曠職斥為民瑾誅復官上獻納愚忠疏不報正德七年擢南京太常

少卿尋以太常卿掌南京翰林院事歷兩京吏部左右侍郎世宗嗣位攝部事陳久任超遷法大禮議起疏請重正統以隆大孝不納嘉靖元年遷南京吏部尚書以省親歸明年春召拜禮部尚書會父憂不赴六年起故官旋改吏部尚書時張璁桂蕚以議禮驟貴日修郄正人植私黨欽順不欲與共事力辭不拜家居二十餘年每旦正衣冠升學古樓群從入揖畢危坐觀書雖獨處無惰容食恒二簋居無臺榭燕集無聲樂躬修實踐粹然一出於正嘗自言昔官京師遇一老僧漫問何由成佛僧亦漫言佛在庭前柏樹

予意其必有所謂爲之精思達旦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汗流通體既得證道歌讀之若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於心性之真而確乎有以自信益欽順之學始亦惑於禪後悟其非乃力排之而一軌於濂洛淳如也其時王守仁倡良知之說欽順不謂然貽書辨正守仁從書極伸己說欽順終不謂然斯著困知記辨析精審高

攀龍嘗曰先生於禪學尤極探討發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明且悉者年八十巡撫張岳言其有闢邪衛道功宜加尊禮詔撫按官即家存問又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弟欽德欽忠皆舉進士欽德按察使欽忠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以政事稱

呂柟字仲木高陵人正德三年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劉瑾以鄉人致賀却之瑾不悅既請武宗還宮御經筵親政事益不為瑾所喜遂請告歸瑾誅還朝既勸武宗勤學語甚危切乾清宮災應詔陳六事一

日御早朝一還處宮寢一躬親大祀一日朝西宮一
還斥義子番僧邊軍一撤還鎮守中貴武宗不納後
請告歸世宗立還朝嘉靖三年四月帝排廷議為獻
帝立廟京師時遂災異修省楫上疏自劾列十三事
中言大禮未定諂祀日崇忠諫日甚引為厥納無狀
之罪帝怒遂下詔獄謫解州判官不以遷客自委攝
州事興除利弊不遺餘力建解梁書院擇民間子弟
歌詩習禮其中文教大興在州三年稍遷宗人府經
歷歷南京考功郎中尚寶司卿進太僕太常少卿丞
在南京召為國子祭酒擢南京禮部右侍郎百官緋

衣謂孝陵柟言人情望墓生哀不宜吉服自是皆服素帝將幸承天馳疏諫時霍韜掌南京禮部與夏言交惡素短言柟曰大臣和衷宜規不宜謗也韜疑其黨言及入賀言亦數暴韜過柟曰霍公性少偏然實天下士公為相當為天下惜才言不悦疑其黨韜十八年七月雷震奉天殿詔大臣自陳言遂乞柟致仕自是廷臣累薦皆不召家居四年卒年六十四隆慶初追謚文簡柟受業渭南薛敬之以上接河東薛瑄之傳其學以窮理實踐為主未第時已與安陽崔銑講學實功守正德末家居蔡東郭別墅以聚四方學者

已而墅不能容又築東林書屋處之官南都九載與游若水鄒守益共主講席東南學者多出其門家食時鎮守中官廖堂張甚其使過高陵必誡之曰呂翰林在汝不得作過也有梓人聞柟講學自悟其非曾妄取人物逃還主者其風義感人如此朝鮮亦聞柟名嘗丐其文爲式柟名重當世雖通籍三十年未嘗一當事任論者惜之

何瑭字粹夫武陟人生而端凝不事嬉戲人或狎之輒避七歲見獮勒像以爲祖朐無禮請去之人始異焉及長志聖賢之學嘗曰許文正薛文清世未遠而居

甚近是吾師也弘治十四年舉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武宗初立上章乞復史職謂古者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國初設修撰編修檢討謂之史官俾司記録故劉基荅天象之問太祖命付史館太宗時王直以庶子兼記注令其職曠廢乞勅史官番直史館直書時事藏之匱櫝以待纂述庶幾君相謨猷無所遺墜而憸人小夫懼貽譏來許將內有所懲且因修紀録之職習知政務成造人才之意蓋寓於此矣時不能用孝宗實録成進修撰劉瑾將以蜀扇賄諸翰林入見有跪者璐與崔銑獨長

揖須之受贈者又跪謝璁正色曰何僕僕乃爾璁怒
詰其姓名璁直前應曰修撰何瑭也遂謝病歸璁敗
起故官直經筵瑭貌時望而不修容儀嘗敝衣垢面
武宗見而惡之及進講言又蹇澁遂大怒欲撻之楊
廷和等力救乃謫同知開州稍遷東昌同知復乞歸
嘉靖初起山西提學副使父憂不赴服闋起提學浙
江瑭以士習浮靡務敦尚本實諸生翕然宗焉嘉靖
六年累遷南京工部右侍郎奏汰神帛堂及諸監局
機戶夫匠歲省費數萬明年召入北部又明年調戶
部再調禮部過疾乞休既得請而御史毛鳳韶稱瑭

儒者不可使一日去國詔許治疾京師俄拜南京右
都御史固以疾辭不允然終以耿介不爲帝所喜未
幾令致仕家居十餘年素有足疾旣遭母喪徒跣益
傷至癈坐立竟不起隆慶初贈禮部尙書謚文定穆
爲人孝友博學篤行性澹泊無嗜好一布袍六七年
甘貧樂道士林莫不高其風初由南京赴闕張璁重
其人邀與晁輒數璁十三失聞者歎異嘗言陸九淵
楊簡之學流入禪宗充塞仁義後學未得游夏十一
而議論即過顏曾此吾道之大害也所著陰陽律呂
儒學管見識者服其精詣

張邦奇字常甫鄞人少資性絶人精思力學以聖賢爲歸年十五六著易解及釋國語雖宿生不如也登弘治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疾劉瑾亂政作張騫乘槎賦以西域喻瑾以騫喻附瑾者一時傳之請急歸省事親孝舉足發言率察親容色讀書之暇躬治桑麻將終身焉有司敦迫起守故官力求便養出爲湖廣提學副使下教曰學不孔顏行不曾閔雖文若雄褒吾且斥之在任三四年諸生競勸時世宗方爲興世子獻王遣之就試試已送入學世宗由此知邦奇以父母不樂久居乞歸里嘉靖初起提學四川

後以去觀遠自免歸久之桂萼掌吏部去留天下提
學官起邦奇補福建未幾遷外僚入坊局改春坊右
庶子尋遷南京祭酒邦奇以身為教規條肅整擢南
京吏部右侍郎父憂去帝常奉太后謁陵語及擇相
太后曰先皇常言提學張邦奇宰相器也令其人安
在帝憬然曰尚未用也服闋即召為吏部右侍郎時
尚書汪鋐與左侍郎霍韜性偏頗數相詆訐邦奇頗
有所酌劑十六年代韜為左侍郎尚書許讚居憂未
上邦奇掌部事力推轂善類不可干以私先是帝嘗
與武定侯郭勛大學士李時言及人才兩人皆稱邦

奇學行當代少比帝深然之及是主銓政諸選除一
不受教政府時不悅會朝審當主筆助家人坐法以
賄祈貸不從助亦怒帝欲即授邦奇尚書兩人竟從
中沮之然帝器邦奇不已常手書其名中人走白邦
奇邦奇謝曰上用我當以堯舜之道進即舍我亦有
田可耕此非吾所關心也中人慚然返駙馬崔元真
人陶仲文探知帝意亦遣人通問欲要之一見邦奇
終不往明年改掌翰林院充日講官尋加太子賓客
二十二年掌詹事府九載考滿進禮部尚書掌府
如故以母老改南京吏部明年就改兵部參贊機務

帝猶念邦奇時與嚴嵩語及嵩阻之曰邦奇性至孝母老不樂北來即來亦不肯久為朝廷留也帝頗信之未久邦奇亦卒年六十一帝為嘆息久之贈太子太保謚文定邦奇之學以程朱為宗與王守仁友善而語每不合躬修力踐跬步必謹晝之所為夕書於冊以自考性篤孝友事寡嫂如其母邦奇卒母尚在後至百歲邦奇族父時徹少邦奇二十歲其父農也邦奇見時徹可教彊使就學於是反師邦奇由進士亦仕至南京兵部尚書有文名

余祐字子積鄱陽人往從餘干胡居仁游居仁知其

遠器以女女焉登弘治十二年進士除南京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正德初坐勘隆平侯爭襲爵事不當劉瑾意奪職為民瑾敗用薦授福州知府鎮守中官市物不予直民群訴於祜祜將聞於朝中官為稍戢而心憾之陰搆於廠衛欲去祜而祜治行高卒亦不能害以副使分巡徐州南京尚膳監奉御王敬進鮮過徐妄要索與知州樊準指揮王良相詬良發其舟中違禁物敬懼詣祜求解祜不聽敬遂誣奏準等毆己并祜被逮州人爭詣闕乞還祜都給事中陳霑等亦疏救不聽謫南寧府同知嘉靖初三遷山東按察使平

反冤獄按黜奸貪數十人屢與撫按爭可否詞氣嚴厲撫按不能堪考察劾其偏執遂調廣西歷湖廣雲南左右布政使七年以太僕卿召未行擢吏部右侍郎而祐已先卒祐學務有用不事空言嘗語學者曰程朱教人拳拳以誠敬為主學者何事多言惟去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此心光明篤實而邪僻不生不患不至聖賢矣其持論平實為得居仁之傳焉

崔銑字子鍾又字仲鳧安陽人參政陞之子也資穎異稍長即博覽群籍弱冠登鄉薦入太學與四方名士呂柟馬理魏天叙輩同志相勗登弘治十八年進

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時劉瑾不樂諸翰林惡銑尤甚嘗語張綵曰翰林輕薄子銑為最會修孝宗實錄成矯旨奪祿改南京吏部主事瑾敗復故官直講經筵進侍讀引疾歸作後渠書屋讀書講學其中學者稱後渠先生嘉靖初復以故官直經筵擢南京國子祭酒銑素有重名士類傾慕至是日坐講堂諸生環侍問難譽荅無倦學者皆以為得師三年大學士蔣冕尚書汪俊等俱以爭大禮去位而張璁桂萼輩驟貴顧用事銑上疏畧曰今日之急務莫要於辨忠邪主事張璁等以獻議超遷而老成正直如蔣冕汪俊呂

梅鄒守益馬明衡薛蕙戚賢斥戍下吏是忠邪不分也臣究觀議者大都乘望意嚮長轡求勝俾者危辭以激怒柔者甘言以聳聽陛下不察遽賞以官將凡僥倖之徒接踵而至矣臣聞天子得四海之歡心以事其親未聞僅得三四人之心者也以三四人之合意而超擢之適自章其私昵而已夫守道為忠忠則逆旨希旨為邪邪則畔道令冕等去則忠者日疎遠等用則邪者日富一邪亂邦況可使富哉願陛下毋輕正統毋拂群情無謂威可作無謂意可縱審斯四者庶於聖孝無虧矣因力求退帝怒命致仕公卿及諸

生送者千餘人從渡江者又數十人多泣下家居十餘年門人益進屢薦終不召十八年始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尋遷南京禮部右侍郎閱二年致仕未幾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敏銑少擧俊好飲酒盡數斗不亂頗以自豪中歲刻厲爲學言動有準則嘗語學者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又曰孟子所謂良知良能者心之用也愛親敬長者性之本也若去良能而獨挈良知是霸儒也銑著書甚富嘗作政議十篇蓋有意用世竟未遂云

韓邦奇字汝節朝邑人父紹宗進士歷福建副使邦

奇諸生時即以學行著名登正德三年進士除吏部主事進員外郎六年冬京師地震上疏極陳時政闕失忤旨不報會給事中孫禎等劾臣僚不職者并及邦奇吏部已議留帝竟以前疏故黜為平陽通判遷浙江僉事轄杭嚴二府宸濠素蓄異志嘗命內豎假飯僧聚千人於杭州天竺寺邦奇立散遣之又儀賓託進貢假道衢州邦奇詰之曰入貢當沿江而下奚自假道歸語而王轄僉事不可誑也是時中官在浙者凡四人王堂為鎮守晁進督織造崔瑤主市舶張玉管營造四人各遣爪牙科斂諸州縣民不聊生邦奇

疏請禁止又數裁抑堂堂積忿邦奇嘗閱富陽產茶魚為中人採貢成民害作歌哀之堂遂奏邦奇阻格上供并進所作歌指為怨謗帝怒命逮之緹騎至府縣長吏賂以金俾寬其械邦奇怒曰死耳何賂為長吏欲為邦奇治裝揮去之既至京下詔獄廷臣論救皆不聽法司當贖杖還職特斥為民嘉靖初起山東參議乞休歸尋用薦以故官涖山西再乞休去起四川提學副使入為春坊右庶子七年偕同官方鵬主應天鄉試坐試錄謬誤謫南京太僕丞復乞歸起山東副使遷大理丞進少卿十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

撫宣府明年入佐院事又明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時遼陽兵變侍郎黄宗明言邦奇素有威望請假以便宜速往定亂帝方事姑息不從命與山西巡撫任洛易任至山西為政嚴肅有司供具悉不納間日出俸米易肉一斤官署蕭然將吏懾服嘗上言存律官軍毋擅調此為尋常小盗言耳若大盗猝發變在呼吸安得以此為辭乞勑所司講明律意有勢不暇聞者許即調兵討捕從之居四年引疾歸久之中外交薦以故官起督河道未幾遷刑部右侍郎改吏部二十五年拜南京右都御史明年進兵部尚書參

贊機務又三年致仕三十四年陝西地大震邦奇預焉贈太子少保謚恭簡邦奇性嗜學自諸經子史及天文地理樂律術數兵法之書靡不通究著述甚富所撰志樂尤為世所稱生平篤行躬學務實踐不為空言一時學者宗之弟邦靖字汝度生而穎異五歲讀論語至文王以服事殷掩卷沉思其父問故對曰審如是則武王非矣父大異之年十四舉於鄉與邦奇同登進士授工部主事榷材木浙江輕其課歲滿額不充坐被劾卒以守官廉得免進員外郎乾清宮災應詔陳言指斥時政甚切武宗大怒下之詔獄

比熱害猶不釋給事中李鐸等以為言乃奪職為民
世宗即位起山西左參議分守大同歲饑人相食奏
請發帑不許復抗疏論列千餘言不報乞歸不待命
輙行軍民遮道泣留馬不得前抵家病卒年三十六
未幾邦奇亦以參議涖大同父老用邦靖故前迎皆
泣下邦奇亦泣為政一如其弟民並戴焉邦靖兄弟孝
友邦奇雪廬居得疾歲餘不能起邦靖藥必分嘗食
飲必手進後邦靖病亟邦奇日夜持弟泣不解衣者
三月及殁哭不絕聲衰絰蔬食終喪弗懈鄉人為立
孝弟碑

馬理字伯循三原人同里尚書王恕家居講學著書理從之遊得其指授楊一清秉督學政見理與呂柟康海文大奇之曰康生之文章馬生呂生之經學皆天下士也登鄉薦入國學與柟及林慮馬卿榆次寇天敘安陽崔銑張士隆同縣秦偉日切劘於學名震都下高麗使者慕之錄其文以去已連遭家艱不預試安南使者至問主事黃清曰關中馬先生安在何不仕也其於外裔所重如此正德九年舉進士一清時為吏部尚書即擢理稽勳主事調文選與郎中議論不合請告歸閱三年起考功主事偕郎中張衍瑞

等號諫南巡詔跪闕門予杖奪俸未幾復告歸授教
生徒從遊日衆嘉靖初起稽勳員外郎與郎中余寛
等伏闕爭大禮下詔獄再予杖奪俸累遷考功郎中
故戶部郎中莊繹者正德時首導劉瑾斂天下庫藏
瑾敗落職至是奏辨夤緣求復當路者屬理理力持
不可事竟寢五年大計外吏大學士賈詠吏部尚書
廖紀以私憾欲去廣東副使魏校河南副使蕭鳴鳳
陜西副使唐龍理力爭曰三人皆學政名著天下必
欲去三人請先去理乃止明年大計京官吏部郎中
彭澤負物議以素附張璁桂萼主者不敢黜理卒黜

之澤雖以璁萼力得留然持議莫不重理擢南京通政叅議請急去居三年即家起光祿卿未幾又告歸閑十年後起南京光祿卿尋引年致仕三十四年地震與其妻皆死先是嘗謂薛應旂曰吾生值明夷之象天地否塞吾其不免及是果然理學行純篤居喪取古禮及司馬光書儀朱熹家禮折衷用之鄉人遵行焉與呂柟並為關中學者所宗嘗語其徒曰行可則仕惟孔子能之吾儕不可不自量力以故出也不一二年即歸歸必久之始起凡釋褐四十餘年歷官不過十年而已穆宗立贈右副都御史天啟初追謚

忠憲

全貴亨字汝白臨海人先世冐高姓貴亨通籍始復故舉正德九年進士請改學官乃除揚州教授舉行四禮修釋奠儀新樂舞黜鄉賢冐祀及援例入監者上下嚴憚歷南京刑部員外郎謁告歸起江西僉事嘉靖六年改貴州歷福建江西副使皆督學校所至崇奬實行表章先賢一以厚風俗正人倫興教化為本在福建以朱熹之學遡本之李侗羅從彥楊時以上接於程顥乃立道南書院祀五人而請從祀從彥侗於文廟又擇諸生有志者聚之養正書院相與推

明洛閩微指江西故有白鹿書院亦聚多士其中親為訓誘因以成就甚衆性至孝丁繼母憂終喪不入私室年未老即乞身歸入仕三十年僅守遺產數十畝未嘗一受贈遺對妻孥如賓客終身無惰容貫亨少知學即屏絕外慕繼而得程子整齊嚴肅語奉之為學約刻意踐修久之覺功力過若乃一意涵養得之心而身體之遂如也學者因其自號稱為一所先生年八十六而卒子立愛立敬立相俱進士立愛仕至按察副使立相南京兵部郎中立敬亦為福建督學副使善教士能繼其父萬曆初累遷順天府尹汰

冗費至萬金終工部左侍郎以行義稱於鄉

黃佐字才伯香山人祖瑜長樂知縣以學行聞佐幼穎異書過目輙成誦正德中舉鄉試第一世宗嗣位始成進士選庶吉士嘉靖初授編修陳初政要務又請修舉新政疏皆留中尋省覲歸便道謁王守仁於里第與論知行合一之旨佐不然之相與辨難守仁亦稱其直諒還朝未至會出諸翰林為外僚除佐江西僉事上疏乞歸養不許旋改廣西督學校佐乃正士習毀淫祠舉節孝立鄉社擇土民秀者為諸生俾轉相諭告猺獞感悅寇掠為希聞母病引疾乞休不

侯報竟去卞巡撫林富逮問屬言佐誠有罪第為親受過於情可原乃令致仕家居九年會簡宮僚命以編修兼司諫尋進侍讀掌南京翰林院召為右諭德擢南京國子祭酒母憂服除起少詹事謁內閣夏言與論河套事不合銜之會吏部缺左侍郎所司推禮部右侍郎崔桐及佐給事中徐霈御史艾朴因言桐與左侍郎許成名競進至相詬詈而佐及仝官王用賓亦爭觀望惟恐先之宜省止勿用言從中主之遂並黜罷時人多為佐不平佐一無所辨抵家日與諸生論道其學以程朱為宗先儒所是者不求自異惟

理氣之説雖程朱弗苟狥及門者亦多以行業自飭人北其持論必曰此泰泉先生弟子也泰泉者佐自號也平生譔述最富至二百六十餘卷所著樂典自謂洩造化之秘學士張治亦極稱之年七十七卒穆宗詔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裕

魯邦彥字鄉卿雅州人嘉靖二十八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行人奉使唐府却其饋考滿當選科道大學士嚴嵩欲引之邦彥遂乞終養歸杜門掃軌潛心經術十餘年時海內學者多宗王守仁邦彥以為非是嘗語人曰今異論蠭起聖學不絕如綫吾欲自

附程朱闢邪崇正之義力未能耳又曰從古論學皆主敬濂溪獨曰靜一字不同即成岐路余師心自用鼓其詖詞以閩氏為支離以踐履為義外茂考其行果聖人之徒哉隆慶改元授官遺逸言官交薦起吏部主事改光祿丞皆不拜上疏陳十事首言聖學以敬為主次言禁闈之內停罷遊讌三言大臣宜輪對便殿四言言官當從大體大臣當畧小嫌勿使夫子輕其人并疑其言五言內臣宜近正人六言大臣當有匡輔之實無專以擬旨題覆為事七言宜倣程頤奏聞延英院儲真材備用八言躬行節儉風示海內

九言祀薛瑄胡居仁曹端諸儒於學宮使人知趨向十六言文綱日密忠信日薄宜敦渾厚以回風尚邦彥經學既深留心世務閱朝政得失憂喜形於詞色士大夫過之多危言忠告嘗曰中庸不可能也學之從狷介始通方之人不足與議也卒年四十七同里余養相字子存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餘姚知縣入為兵部主事守正不阿忤時貴罷歸以明道淑人為己任研究經傳闡微斷奧從學者衆冠昏一遵古禮里人化之邦彥嚴毅而養相寬和邦彥恪守程朱養相則微近守仁云

論曰姚江新學以良知爲宗旨而畧良能比與象山先立乎其大者又異矣故考亭以陸氏弟子兼象尚多可觀而陽明之徒最爲污下即所稱高第皆蕩無檢制斯道之隄防盡决矣羅呂諸子力持師說於波頹風靡之日其志趣堅定豈不卓然聖賢之門者乎隆萬而後名儒輩出然出彼入此陽拒陰從真能粹然一軌於正者抑又鮮矣